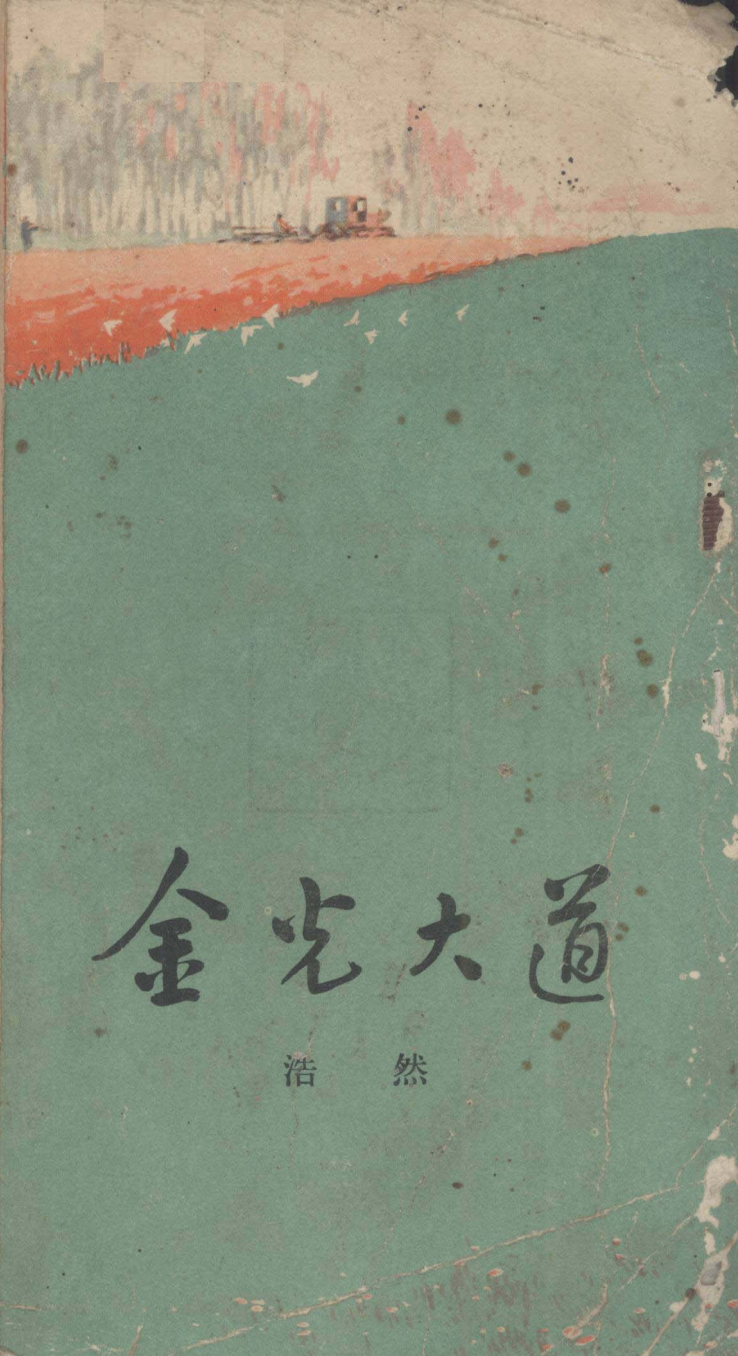




金光大道

浩然



金光大道

浩然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北京

3

金 光 大 道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韶 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197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72 年 11 月广东第 2 次印刷

书号 10019·1886 定价 1.06 元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多卷集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解放后华北一个农村的革命演变,描绘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是小说的第一部。作品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初期。伟大的土改运动胜利完成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在这个关键时刻,引导农民向何处去,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小说着重表现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广大贫下中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党的正确路线引导下,在与资本主义势力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及种种困难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金光大道,并通过对生活的概括,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目 次

引子.....	1
---------	---

第 一 部

一 新生的芳草地	53
二 火热的心	61
三 “示威”	73
四 观望	84
五 鼓吹	91
六 珍贵的启示	103
七 严重分歧	114
八 我们要争气	121
九 夜深人静	131
十 顺水推舟	140
十一 古城巨变	149
十二 天高地阔	158
十三 拐弯抹角	168
十四 奇特的发现	179
十五 大闹俱乐部	189
十六 老周忠挂帅	199
十七 小雪花	210

十 八	“赶快办”	218
十 九	浑身是劲	227
二 十	满载而归	237
二十一	拆墙	243
二十二	初试锋芒	251
二十三	弄清是非	261
二十四	“看看影响”	271
二十五	家务事	280
二十六	喜气洋洋	291
二十七	怒气冲冲	301
二十八	朱铁汉清醒了	309
二十九	大忙开始	319
三 十	灾祸	328
三十一	援助	337
三十二	“向他伸手”	345
三十三	见死不救	352
三十四	“政府管不着”	359
三十五	齐心合力	373
三十六	同床异梦	384
三十七	人穷志不短	397
三十八	诞生	410
三十九	萌芽	421
四 十	我们连着心	428
四十一	谁的功过	437
四十二	决不当百分之一	445
四十三	此路不通	453
四十四	追求	463

四十五	“秋后算账”	471
四十六	新道口巧遇	480
四十七	趁热打铁	491
四十八	煽风	503
四十九	诱惑	512
五十	分裂	523
五十一	耐心说服	532
五十二	稳如山	543
五十三	板斧篇	557
五十四	青春颂	568
五十五	再试锋芒	577
五十六	水到渠成	584
五十七	陷在泥水里	595
五十八	唱着两个调子	608
五十九	雨过天晴	618
六十	高歌猛进	627

引 子

一

一九三二年，山东省水泊梁山地区又是大灾大难。

黑夜，没头没脑的黑夜，好象把一切都扣在锅底下了。干燥的狂风，卷着沙子粒儿、烂树叶子，吼吼地惨叫，滚过荒野，折断了树枝，摇撼着汶河庄西头两间孤零零的小土屋。

屋里边，一盏熬干油的灯，那火珠象喘气似的飘动着；浑浊的光亮，照着颤抖的土墙壁，照着叫喊的破窗户，照着躺在床上的男人和守在床边的女人。

男人咬咬牙说：“我不行了，你带上两个孩子走吧；离开这个火坑苦海，找一条活路……”

女人抹着泪说：“这个大荒大乱的年月，我一个女人家，哪有什么道路可走呢？就是死，咱全家也要死在一块儿！”

男人说：“天不能总黑，道不会走绝；他们越想逼得咱们家败人亡，咱们越要挺起来，活下去。你们先去，我在家里熬着，活了，就去找你们；死了，能留下咱高家的后代根苗，我死也合眼了……”

这夫妻俩一边商量，一边哭，反反复复地折腾了一夜，才把逃荒的事情定下来。他们听别人说，一个表侄女婿在河北混得不错，想投奔他那儿去，闯一闯活下去的道路。

动身的那天早晨，左邻右舍的男男女女，凑到高家的小土

屋里；这个一言，那个一语，说的都是一些让人宽心的吉利话，祝福他们从这一步起，就时来运转，诸事如愿。

弯在床上的男人颤颤抖抖地抬起他那枯瘦如柴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小儿子二林的头顶，看不够，亲不够。他悲愤地向儿子，也是向妻子和邻居诉说自己的不幸。他说自己白给地主“积善堂”卖了三十年命，病倒三天没干活，就被赶出大门；他说自己耿直本分，勤劳半生，如今却落个两手空空，妻离子散；劝妻子不要惦记他，嘱咐儿子听娘的话，长大了当个有志气的人，要替他报仇雪恨。他说着话，流着泪，又很费劲地转动着脑袋问：“大泉呢？过来，过来，我再跟你说几句话。”

痛苦万分的女人忽然被提醒了。她发觉大儿子从早晨起来到这会儿，一直没有在屋呆过，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一面朝外走，一面又气恼又奇怪地想道：这孩子本来很懂事儿，怎么忽然间变了呢？自从决定往河北逃荒，他就象遇到喜事似的慌了神，出出进进，坐立不安，光会催着动身，还不如二林，知道跟爹亲热亲热……

她出了小土屋，来到残破的院墙门口，只见要跟他们搭伴逃荒的侄儿高贵举正往拱车子上拴绑行李，一群小孩子围着看热闹。这孩子群里有邻家的，还有“积善堂”的两个穿着绸缎、背着书包的“小少爷”，就是没有她的大儿子。她又抬头朝远处看看。破烂的街道，荒凉的野地，都是静静悄悄的，没有行人和声音；忽然，一群鸟儿叫唤着，从远处大水坑西边的小树丛里飞起来，接着走出一个男孩子。

这男孩子，细瘦的个子儿，上身是开了花的破棉袄，下身是条条缕缕、辨不出颜色、看不清形状的灯笼裤子。他提着一只大瓦罐，摇摇晃晃地往这边走来，两只光着的大脚丫子，“巴嗒”、“巴嗒”地拍打着路面上的浮土。

她立刻认出，那是自己的儿子高大泉。她还发现路上有一条水印儿，从儿子走来的那个方向，点点滴滴，一直连上了自家的院子；灶屋外边那只破水缸里，盛满了清清亮亮的水。看到这里，她的心头一热，赶紧迎上去，要接过儿子手里的大瓦罐。

高大泉扬起通红的脸蛋，躲闪着娘，又把那盛满井水的瓦罐从这只手倒换到另一只手上，用胳膊腕子抹抹脑门上的汗珠，那俊气的眼睛一眯，笑了，说：“娘，我提得动。”

娘说：“缸都满了，怎么还提呀？”

高大泉说：“多提一罐放着，留给我爹洗野菜用。”

娘说：“看把你累的，快给娘提。”

高大泉说：“你去多跟我爹说几句话儿吧。”

娘的手已经扯住了瓦罐上的吊绳，听到儿子这句话，两行热泪忍不住地涌了出来，滴在儿子那破棉袄的袖子上了。当她把水罐提到灶屋，听到街上传来儿子和“积善堂”“小少爷”吵嘴的声音；想出去劝开他们，迈出半步又停住了。

“小少爷”说：“我问你出门串亲戚为啥不穿新衣裳，这也是坏话吗？”

高大泉说：“你都知道，还问什么？我们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让你们家给霸占去了！”

“你们欠我们的，就应当还，怎么是霸占？”

“我们一家人给你们卖命干活，总还不清你们了？不讲理！我们这回要远走高飞，到最好最好的地方去，挣好多好多的新衣服来，气死你们！”

儿子说出娘的心里话。她听得字字真切，句句入耳；有这样一个懂事儿又有志气的儿子，再难不算难，再苦也不算苦，活着就有了奔头。她那装满了苦水的胸膛，激发起一股甜丝

丝的希望波纹。

逃荒的人上路了，谁能知道这是一条死道，还是活道呢？

正是三月底四月初的季节，在这一望无边的大平原上，春天来得又迟，又没有生气。朝阳的土坡子上，星星点点的野草开始吐出了绿叶儿，偶尔能看到一朵两朵蒲公英的小黄花儿。大雁排着队，从雾气腾腾的南边飞来，往灰暗的北方飞去；它们发出阵阵叫声，不知是疲累的呻吟呢，还是饥饿的呼唤。那弯曲不平的道路正反浆，不是泥就是水。一群一伙的人，被灾难从家乡热土中赶了出来，在这泥泞的路上跋涉着；背包的，挑担的，推车的，拄棍的，一个个面黄肌瘦，破衣拉花；那一张张没有表情的脸，一双双无神的眼，好象有千愁万苦无处诉说，也用不着去诉说，都压在心头，化成了无声的反抗，不息的追求；他们来自何方，又投奔何处，都是很难断定的。一辆罩着锦缎绣花围幔的小轿车飞奔而来，又急驰而去；鞭抽铃响，泥水溅在步行人的身上；几个人躲闪迟慢了一点儿，肩上挨了鞭子；轿车过后，留下的是难闻的烧酒气味和女人的尖笑。远处残碑枯树下边的乱坟中间，有几堆崭新的黄土，青烟升腾，风扯挂纸，接着是一声声凄凉的哭啼……

这一切一切，都给背井离乡的大泉娘增添着悲伤和烦恼。她坐在高贵举推着的小拱车上，一手拉着坐在车子另一边的二林，一手紧紧地抓着拴行李的粗麻绳；看着，想着，不断地掉泪。她活了四十多年，没有离开过方圆二十里的地盘；如今穷困逼迫，丢下病危的亲人，带着不懂事的孩子，往千里之外的陌生的地方投奔，真不知道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啊！

高大泉的心情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在车前边拉纤，胸膛挺得高高的，脚步迈得稳稳的，绳子绷得紧紧的，又认真，又用劲儿。他仰着脸，观看着从身边闪过的一切，一切对他都

是新鲜的、有趣的。过去的景物他不留恋，新来的东西他热烈迎接。什么汶河庄，什么家乡故土，在他那小心田里全不占地方。从高大泉“哇啦”一声来到人世到如今，整整十个年头，汶河虽大，物产虽多，他却没有得过它半点好处：没有吃过一顿净米净粮的饭，没有穿过一身不露皮肉的衣服；汶河给他的是饥饿寒冷，财主羔子的辱骂，高门大户的恶狗撕咬，还有爹的悲愤呻唤，娘的痛苦泪水，以及有钱的坏人们对穷人家那种明夺暗抢的可恶的场景。……这个坏地方，赶快离开它，远走高飞，奔好地方去。他把爹的嘱咐牢牢地记在心上，要立大志，长本领，要报仇雪恨。他头几年就产生了一个美妙的想法，认为最好的地方是河北。他想，河北要是不好，为什么那么多的老乡和亲戚们遭了难，就扔掉家，扔掉亲人，拚命往那边奔呢？他想，河北那边一定没有“积善堂”，一定没有专门逼着穷人要钱的财主，也一定没有光咬穷人孩子的黄毛红眼大狗，那里的人一定都好。他听别人说过，那地方离北京很近，北京有金銮宝殿，有天桥小市，还有养着老虎大象的花园……，总归一句话，高大泉认为山东好比地狱，河北好比天堂。眼下是走出地狱上天堂，他怎么能不高兴呢？他象盼年盼节一样盼着快点儿到河北。

他在前边拉着纤，累不喊，渴不说，肚子饿了，头发昏，眼发花，也不吭一声。他挺着胸脯子，仰着脸，望着天空，望着云片中一行奋飞的雁群……

高大泉的人生道路的第一步，就这样开始了。

二

从山东到河北，虽不是千山万水，大大小小的山谷，宽宽

窄窄的河流可也不算少。他们过了一道难关，又是一道难关，好不容易挪到了河北地区，浑浑浊浊的蓟运河又横在面前。

渡口旁边是一个小镇子，正巧是集日，老远就能听到这里是一片由各种腔调汇合起来的喧闹声浪，老远就能看到这里拥挤着一团穿得破破烂烂和花花绿绿的人群。

他们又累又饿，把车子停在三岔路口，高贵举想带着高大泉到街里要点东西吃，就朝那乱哄哄的街口走。

街道上全是逃荒的人。靠两边墙根下是躺着卧着的人，靠路边是叫卖破被窝、烂衣服、杂乱家具的人。

“修好积德，一斗高粱，一斗高粱……”

高大泉顺着声音看去，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一个跪在地下的小女孩旁边，连声地吆喝着。那小女孩约有七、八岁，大概因为跪久了，累了，两只又瘦又小的手按着地，脑袋直垂在破棉袄的前襟上，蓬乱的头发上插着一根草棍儿……

忽然，又有一阵撕人心胆的哭叫声。一个披散着头发、光着脚丫子的女人，朝河堤那边跑；她的身后，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一边追一边哭叫：“妈你别去死，妈你别去死，我再也不喊饿了……”

高贵举拉着高大泉赶紧往街里走。

一个好象集镇官府的大门前边，挤着一群愤怒的庄稼人。

一个瘦骨嶙嶙的老头，瞪着两只发红的眼睛，往前猛挤，声音嘶哑地喊着：“你给我道儿走，你给我道儿走！”

几个拿着枪的坏人，护着一个穿长袍马褂的胖子。胖子说：“你这是耍赖。没道走跟我说得上吗！”

一个农民说：“你在他家屋前垒墙，屋后挖沟，有道你不让走，不朝你说朝谁说？”

另一个农民说：“你们有钱的人，出门的时候，都把腿卸下

来扛在肩上吗？天下有你这么赶尽杀绝的吗？”

穿长袍马褂的人说：“诸位别听这个老家伙胡说，他是疯子……”

那个瘦老头已经蹿到他的跟前，指着他的鼻子喊：“我是疯子，我是让你们有钱的人逼疯的。我爸爸借了你家二斗高粱，给你喂一冬牲口，算是顶了账。他死了三十年，你又拿着借单子找我，夺走我门前那一块命根子地。我们一家人要饭、挑水，从地上走一走都不行。你成心要把我们穷人困死呀！反正也没活着的道儿走，我今个跟你拚了！”他喊着，一头扎在那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人身上。

挤在门口的庄稼人趁势呐喊着，挤进了大门。

这时候，只听院子里传出一片人的厮打和砸东西的响声。……

高贵举又拉着高大泉往前走。

高大泉小脸涨红，两只眼睛好象要冒火，牙齿咬得“吱吱”响。他推着高贵举的手说：“你自己进街里去吧，我到西边那个村子要点去。”

他端着一只破碗，艰难地移动着两只绵软无力的脚丫子，走进镇子西边的一个村庄，很远就看见一座高大的门楼，一条黄毛大狗卧在那石头的台阶上。他加着几分警惕地走到街心，想从那个大门口前边穿过去。就在他刚刚迈出五、六步远的时候，只听得“吡”的一声，一个黄乎乎的大家伙蹿到他的跟前。他先瞧见了两只凶恶的红眼珠，四只尖利的牙齿，象盆子一样的大嘴——正是那只大黄狗，朝他疯狂地叫着。他正朝后边退，瞧见门道里走出一个小孩子。这孩子跟“积善堂”的孩子也不一样。“积善堂”的孩子穿的是袍子、马褂，后脑勺留着小辮，戴着金银串串的脖锁；这个孩子穿着一身白，戴着大

盖帽子，腰上扎着皮带，手里拿着一把小马刀，完全是洋式的。高大泉赶紧朝那孩子喊：“快瞧你家的狗！”

那个洋式孩子向他端详一阵，又呲牙一笑，说：“嘿，好极了，是个山东小倂子！咬，咬，咬这个小倂子！”

高大泉气得骂了一声，转身就走。凶恶的狗追上来，一口咬住了他的脚脖子。

高大泉感到一阵裂心般的疼痛。他转过身，举起手里的饭碗，朝狗的头上猛砸过去，就咬着牙，一口气跑出了村口，跑进一道土沟，摔倒在坡坎上。他喘口气，抓一把土堵住流着鲜血的伤口，又顺着沟往前爬。

他爬呀，爬呀，爬不动了，歇歇再爬。土沟很深，看不到野地，也看不到太阳，只有西坡的上半节有一条光亮。他忽然瞧见在那条窄窄的光亮里映出一个人影，扭头朝高高的土坎子上一看，那儿站着一个人。

这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大汉，背后的阳光给他镀了金似的，显得更加魁梧。他四方脸，笤帚眉，又大又亮的眼睛，满腮都是黑森森的胡子茬儿。他穿着破旧的黑裤白褂，肩上挑着担子，一头是水桶，一头是筐子。他把高大泉上下打量一下，问道：“小老弟，这是干嘛哪？”声音轰轰响，好象打雷。

高大泉两眼盯着这张和善的脸孔，听着这句亲切的询问，好象见到了爹，见到了娘，见到了亲人，“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大个子赶忙放下担子，跳到沟里，蹲下身子，扳起高大泉的肩头，哄着说：“别哭，别哭，男子汉大丈夫，掉眼泪多没出息呀！怎么回事儿，快快告诉我。”

高大泉擦掉眼泪，把自己的来历遭遇诉说一遍。

那个大个子听完，楞了好长一阵儿，没说什么，连叹息一声也没有。他看看高大泉的伤，又摸摸高大泉的头，随后不声

不响地上了土坎，从筐子里拿出一个玉米饼子，从桶里舀了半碗汤，回到高大泉的跟前说：“吃吧，吃完去找你妈妈好赶路。”

高大泉没有伸手，问他：“我吃了，你呢？”

大个子说：“我们几个长工伙计一个人少吃一口不算啥。”

高大泉这才接过饼子，赶紧往破棉袄兜里揣。

大个子说：“惦着你妈妈他们吧？这个是给你的，吃完再拿上两个带回去。”

高大泉咬了一口饼子，一边嚼着，一边想着心事。几天的经历，乌七八糟的见闻，乱乱哄哄的印象，使这个来到世界上只有十个年头的孩子，在脑海里对这个世界提出了第一个大问号。他仰起脸，望着面前的青年大汉，忍不住地说：“叔，我问问你：为什么我们山东的穷人没有活着的道儿走，河北这边的人也没有活着的道儿走呢？为什么咱们穷人到处都受别人欺负呢？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

大个子从孩子嘴里听到这个问题，先是一楞，接着，嘴角使劲儿抽动了一下。

高大泉这才发现，他那左腮上有一块鲜红的月牙似的疤拉。

大个子半弯下身子，一手摸着自己腮上的伤疤，一手摸着高大泉的头顶，沉默了一阵才说：“小老弟，你还小哇。我都快三十岁了，对这种事儿，想了好多年，还没有想出道道来哪，你就能想出来了？别急，总有个水落石出的日子。带上两个饼子，快去找你妈妈吧。”

高大泉勉强地吃了半个饼子，又把另外两个饼子揣在怀里，谢过了好心的人，就摇摇晃晃地朝前走了。他身后的沙土路面上留下了一串歪歪斜斜的小脚印，那里边仿佛印下了对人世间的疑问。

三

高大泉终于来到他梦想的“天堂”。

那天晌午，他们走进了冀东平原上的一个大草甸子，走进一个神秘的境界里。

横跨着万里长城的燕山群峰，孕育着千万道清泉，汇集成彩霞河，还有春水河，经过弯弯曲曲的百里长途，碰到一块儿，进入蓟运河。大草甸子就在这两条不出名的小河中间的三角地带。方圆四十里的地盘上，碱荒连着沙丘，沼泽连着草滩，远代和近代逃荒来的庄稼人，用他们的双脚踏出一条条坎坷的小道，荒漠的低洼地区又出现了稀稀落落的村庄。他们自己和北部高原上的人都管这儿叫“苦洼子”。

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和血汗创造着世界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苦洼子”的自然风景是美的。一丛丛树林，一条条水沟，一片片芦苇，一汪汪藕坑，一块块开垦的土地，还有一簇簇低矮的农家小屋。这当儿虽不是百花齐开的季节，景色也是很动人的。特别是偶尔出现一两枝杏花，点亮了这里的一切景物，使它充满着生气。

高大泉沿路走着看着，很快就喜欢上这块地方了。他觉得这里的村庄没有汶河那种生离死别的紧张气氛，这里的土地上没有汶河那种水淹旱裂的惨败气象；虽是千里外的生地方，却能随时听到熟悉的乡音，倒好象什么时候来过，又住了好久一样。

他们的小车穿过一片草地，一片苇坑，一片槐树林，来到草甸子北部的一个较大的村庄芳草地。他们在街上跟好几个人打听，才找到了高大泉的表姐家。只见那一片低门矮户中